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六

伊川經說第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淺草文庫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  
 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  
 事有理一本作萬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  
 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  
 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  
 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



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

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翫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



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  
 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綸治絲  
 為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  
 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  
 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  
 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  
 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  
 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

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  
 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  
 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  
 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  
 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  
 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  
 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闢闔屈  
 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  
 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



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眾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

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



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  
 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  
 誠之者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  
 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  
 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  
 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  
 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  
 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  
 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

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  
 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  
 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  
 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  
 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  
 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  
 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  
 地之化育也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六  
經說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成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

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此之遺亦以爲後世也  
近其始也則其說便與合無當人亦無從以  
惑其說也而後世之人其自不悟其說之非  
天此也其說之非也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七

伊川經說第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  
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  
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  
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  
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  
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



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

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



史所脩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  
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  
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揚子曰法始乎伏  
義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  
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  
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則  
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

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  
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  
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爲有條理文章其發  
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  
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  
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  
曰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之月也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  
以下是也堯典字爲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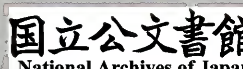


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舜大禹臯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為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為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為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為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為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

以允迪為臯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錄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神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為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安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





為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言其有欲明文思  
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  
允恭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允當也前儒  
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慎克能也禹  
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  
堯其所為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  
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  
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  
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

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  
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  
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  
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已而讓弗  
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  
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  
可矜也則為恭異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  
悅而誠服也然作為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  
且難矣况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



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  
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  
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  
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  
遠先儒訓光作克光輝照耀乃克塞也其實一義  
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克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  
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  
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

本得入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  
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在俊德乎蓋言得賢俊  
而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為先故以次序言之也  
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  
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  
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  
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  
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  
 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  
 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  
 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  
 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  
 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  
 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  
 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  
 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  
 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  
 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  
 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通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  
 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  
 二氏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  
 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  
 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  
 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  
 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  
 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



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義氏主二時又重命義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  
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  
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  
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  
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  
心力平夷安錄也毳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  
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上言北方也故須

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順隆陰之候布冬時

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  
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  
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  
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為朔初也平在  
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  
以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為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  
谷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  
際如脩完室廬墻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為來歲  
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畜種



實脩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  
遽為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  
法以勅義和使職之古之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  
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  
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  
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為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義和以下言堯設官分  
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

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  
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  
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  
庶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  
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  
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  
天下之治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  
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  
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義和至庶績咸熙堯立  
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



能知入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  
 順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  
 前相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  
 對以胤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  
 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文別一時求入之事也  
 方鳩僇功言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  
 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中心  
 懷藏姦偽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懷山襄  
 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  
 而毀圮族類頽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  
 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  
 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  
 也後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  
 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為之  
 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  
 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



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  
烝進也釋詁云蒸蒸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  
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  
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入之事所以明其聖能  
知入也親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  
能言象蒸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  
而任其職况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  
况日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  
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

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  
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  
天下也故女之以一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微五典  
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  
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  
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  
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  
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  
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為才  
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以



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  
永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永天下之大任也非  
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  
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  
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  
之始側陋之人願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  
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  
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  
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惡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  
可大任何爲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

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  
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  
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圯類益  
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  
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  
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  
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爲  
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微側陋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  
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  
于帝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  
帝自濬哲文明已下重敘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  
明文思安安已復云允恭克讓以下事重敘其德  
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  
聰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克實八者以形  
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  
繫其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

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  
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  
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  
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寶矣隨人之所稱足  
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升聞玄幽遠之稱穹玄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  
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征而舜敬美其五  
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



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 孔氏謂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  
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  
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於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處  
也皆時敘順成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  
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  
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

皆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送進置之於大麓之任謂總領  
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  
子云錄也錄亦總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  
何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  
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  
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  
敘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  
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  
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



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為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

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日告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焉人苟誠焉則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



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為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  
當先故考癸七政非謂察已之意合天否也此則  
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納於大麓其見之故  
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羣神輯歛五瑞  
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  
同求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  
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  
見則頒還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

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  
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  
之等差是脩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  
故巡狩所至必脩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  
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

如五器平乃復者諸侯尊而贊重故已覲則復還其  
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  
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於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  
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



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

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堯舜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為平州之鎮耳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



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於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刑五刑分其遠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也謂過失入于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青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為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為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為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  
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  
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  
孟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  
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之也推其事而言耳  
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  
顯者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  
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其所往多矣皆不  
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十月壬  
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







詩曰美崇嶽嶽心垂世而天不忒  
士利三妻官劫質益肆執頭重刃正燧卦食爽冷  
靈神出劫非大島周氏又商延延由書版摺卦正不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八 伊川經說第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詩解 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廢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



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

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



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此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  
臆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  
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是也雅者陳  
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  
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  
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  
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  
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

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  
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  
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  
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  
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  
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  
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  
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



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

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



三和全書 卷之四十八 經說 四  
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輶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頰尾蓋王室暴政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  
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  
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  
是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  
爲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人之不專  
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  
言不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  
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樂而已歌之  
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也雨夫婦  
之道同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  
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  
有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  
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  
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  
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  
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荼至苦也乃以爲甘  
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第涇濁而渭清今涇  
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



濁而其汙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  
新昏而反不以我為屑也梁笥喻已所治家事惜  
為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而逝之笥所以在  
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不能省閱暇惜  
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為治家  
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  
永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不特如  
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我所為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為讎惡  
惰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

見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愷而不知其  
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  
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  
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為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  
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肄習也貽我以武暴憤  
怨習而為常矣堅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  
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為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為萬  
舞日之方中明明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



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侯侯然心廣體胖  
在公庭為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  
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  
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  
皆能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克美  
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  
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  
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  
者言彼美德之人為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  
所以嘆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

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為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  
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  
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  
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携持而去乃述當  
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  
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  
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携持而去耳虛  
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



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暗聲雲霧皆雨散之  
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  
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  
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  
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  
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  
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柰

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柰何反  
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  
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為君乎  
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  
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  
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  
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  
人之為皆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



二程全書 卷之四十八 終詩 九三十四十一  
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  
盛

蝮蝮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耻而惡  
絕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蝮蝮陰陽氣之交  
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  
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  
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  
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  
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

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蝮蝮之東故以  
與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  
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齊  
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  
而為兩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違其父母兄  
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  
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  
不知命為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  
禽獸矣女子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  
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順命



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之為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攖無體態故以興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大常諸侯建

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妹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昇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為竺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昇之昇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為樂告也郊野外部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遯也

淇澳 衛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與武  
 公之美內克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  
 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  
 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  
 身瑟兮僖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  
 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言文章  
 君子盛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  
 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  
 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  
 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

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  
 至於過是不為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  
 如簞言其盛密比為簞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  
 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  
 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頎頎容質之偉盛言其位  
 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



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天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與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眾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莩與眾多庶妾眾多孽孽不順如葭莩然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翻舞所持自為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在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楊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惠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楊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興力不足也楚蒲



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蕓

推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曠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疔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與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

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玟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 鄭

武公父子相繼為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為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為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



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  
賜之祿也蒞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  
善善之功也

江公于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  
棄業賢者念之而非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  
以反求於汝謂狂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  
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  
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  
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

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  
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  
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為自棄之人雖有賢  
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為青  
組綬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  
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  
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辟邪侈  
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興



君月與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

漏刻而朝廷與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在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為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任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樊籬也管管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  
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  
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  
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為穀與國有民雖寡能  
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  
之為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  
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  
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  
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因極不中也

無衣 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  
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  
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煥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為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開  
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藪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  
子誰與獨處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曰獨處至  
白也晝夜之求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  
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蕀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興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讒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道之且無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兼葭秦

兼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為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

水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平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興禮法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脩其



身脩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駢飛疾  
貌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  
壬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  
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  
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  
然念恐已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  
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  
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

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  
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  
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  
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  
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棣亦然言樹蓋其  
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  
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為詩人言為君當與民同  
欲也能同袍則雖寒不怨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

詩經卷之四十一 無衣



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脩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然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

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壘以為疆場之限上植以禾於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取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併謂譎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宥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與處汗則不



善者從焉。鵠文章也。言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 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特上，德脩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輕，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飄回旋，漂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烹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蜉蝣 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興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翼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插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也。說稅經文說駕皆用說字，憇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被



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  
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  
百屢三百困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  
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鷓乃在梁不濡而食與  
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  
章與小人之無所取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  
濟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  
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爲  
而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  
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  
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狼蕭著皆下澤所生燥  
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  
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兀兀然  
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  
由郇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七月

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  
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



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  
 為首章也一陽之月也一之口猶云冬之日夏  
 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  
 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芣芣祈祈女心  
 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巳云春此  
 道入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而由遲遲  
 故重言之芣芣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  
 也祈祈衆多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  
 以為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京○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

計芣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  
 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楊以倚  
 女桑皆用新斧我朱孔陽言染為玄黃之色我特  
 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  
 故也為公子裘獻豸於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  
 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續繼續之  
 義謂修肄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  
 蟀說者雖為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  
 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東山中○嗟我婦子  
 嘆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歲之事歲暮入居



室也自六月食鬱上音リ又奠上音リ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之  
之具七月食瓜上音リ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  
夫上音リ諸種皆人農事畢矣故嘆我農夫之勤勞又  
復執上音リ宮功也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也  
緇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  
云二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  
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  
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  
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為眾人會集之所  
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為樂祝以壽

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  
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  
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鷓鴣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  
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  
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  
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鷓鴣惡  
鳥呼而謂之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鷓鴣  
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



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養鬻通有字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閑防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興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將貌將荼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瘁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興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

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惛惛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孔悝鼎銘曰枚歷也枚十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死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



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于夫于役田  
事廢室廬遂荒果靡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  
町疇廬傍哇隴為麋鹿之場也不可以荒毀為畏  
當以為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  
有自勉之意垓丘垓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  
勞而悲嘆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事至謂  
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  
也念其將至而灑拊補問切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  
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  
蔓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

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  
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  
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  
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駉有文  
彩也親結其緡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  
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  
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  
四國為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錡皆人



之所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為天下之用  
具猶人之有器用也故以斧為興言既破毀我斧又  
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  
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  
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皇釋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  
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  
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  
將有害訛與吡同動也或寢或吡振動於四國為  
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錄不知  
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適遲急也加切於訛休

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  
知也幽詩七月陳王業鷓鴣遺王東山言東征破  
斧伐柯九戔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  
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矣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  
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  
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  
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  
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

二星全書 卷之四十八 經說 三



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  
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  
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  
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故云我欲覲見  
之子惟以禮乃可邊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  
之事邊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戩

周公爲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  
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  
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戩網之

固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戩之網則得  
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  
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  
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旣征而  
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  
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  
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  
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  
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  
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穿羅繫前跋後蹙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

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安義几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已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矜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蹙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且上一句言跋言蹙實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



二程全書卷之四十八  
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  
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  
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啾啾和聲和聲相呼其  
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  
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  
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  
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  
勤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韶昭

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  
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太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  
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  
乎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嘽  
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騅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  
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  
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



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  
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思故以義告之  
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諭作是  
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  
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  
煌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  
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  
華征夫使人駢駢俊建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

懷靡及也駒駢駢駢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  
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諏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  
乏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  
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鄼不  
鞞鞞鞞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  
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  
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  
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



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鵠  
鴿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  
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況也永嘆校之則可  
永歎也骨肉不能相為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  
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很鬪於牆雖  
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眾人之分  
也無兵戎之為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  
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  
陳爾籩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  
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

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  
瑟琴兄弟既志意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  
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  
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  
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  
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  
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况  
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



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  
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一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  
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  
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  
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  
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  
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  
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和謂相  
好乎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  
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

具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蕢為美未喻是杏伐木之  
際尚醴酒相樂況既有肥斝當以召諸父也寧其  
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  
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精潔盛陳簋器况  
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  
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峻  
阪尤須衆力故醴酒之多况乎有盛具籩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踈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  
故不能脩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  
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



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醕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  
及暇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  
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  
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  
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  
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  
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  
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

崗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  
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疆之壽君曰上爾君使下  
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  
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質實也  
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  
生民恒亦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  
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  
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



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  
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  
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獫狁之故也毒民  
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  
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  
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  
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盭也故啓處不遑  
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  
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  
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

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興下盡力  
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  
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  
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駉駉強盛貌  
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匪從動之義人之匪身  
行則從動也匪從動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  
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  
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獫狁之事甚  
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  
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慰其勞春而

二程全書 卷之四十八 經說 三十四



往冬而旅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  
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  
爲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  
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  
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皆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  
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  
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  
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旣受命而行  
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  
旛旒旆旆華盛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  
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憂瘁三章指元帥  
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襄上也謂勝彭彭  
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獵猶禦戎之道守備  
爲本不以攻擊爲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  
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啓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



二程全書 卷之四十一 論語  
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爲一方所獲  
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  
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  
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獫狁兵加而服或止  
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  
妍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  
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  
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

言也不可取留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留者亦美大  
之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  
旨同旨且有多止云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  
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  
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興君  
比山興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  
盛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  
久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爲邦



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  
入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  
益山之高興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  
遠眉壽乎栲杻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  
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湛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與燕樂恩  
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  
而盛者以與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  
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

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脩德以奉上忠順之  
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  
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  
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  
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序然  
也離離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與文武之將甲兵之  
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苗畝皆  
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于猶今



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  
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  
田旂旒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  
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  
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  
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  
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  
爲陳師鞞旅之節鞞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  
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聞聞  
整緩之狀板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

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  
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  
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玃狁時聞于四  
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西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  
境土也此詩美其脩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  
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  
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  
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既攻



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為肥壯之子猶云二三  
子指所任者賢器盛衆貌有釋聯屬決捨不知是  
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  
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歛禽者舉掌切賣衆射夫  
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詠蕭靜如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厨不  
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  
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徽詩人因美之更稱其

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  
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為馬祖據爾雅之文  
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  
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豕殖大兕言所獲耳不  
須為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豕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  
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  
速宣王之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



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  
於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  
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  
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  
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中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  
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輪會聚聲光明之盛晰晰  
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  
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

貴色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  
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  
則維繫之不使去留玩樂以永白唐風云且以永  
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  
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  
使於此為嘉賓賁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  
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  
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  
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  
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遜之賢者而進



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  
遠邈而思之之意遠邈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  
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邈矣國之好賢者猶  
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  
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  
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  
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

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  
有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  
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  
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  
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  
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漚池北流小水  
微流也尚能浸漚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不能  
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漚池名無  
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  
用而我烘於熤竈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



二種全書 卷之四十八 終論 四三  
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而聲聞於外今我中心念子惓惓然憂感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驚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爲矢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爲高也而反覆卑興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

見遠使我困病疢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印字訓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燬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脩其業至大王王季重脩百福以于天祿也申重人爲善而獲福脩善乃福也爲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于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栝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



其祖先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栲旱山瑟所有之木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至天興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興下得其宜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退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

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棫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棫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為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興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于天祿不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曰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



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  
 此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  
 之事序因云世世脩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赫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  
 王赫斯怒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乏  
 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  
 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

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  
 也度謀度也上帝者之增其式廓者致也頌云者  
 定爾功上帝者之謂天命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  
 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  
 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  
 與增同憎心有所起也義與增通矣乃眷西顧此  
 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  
 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  
 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末言天  
 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善生



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為興作之謂拔之屏之  
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苗其翳也苗立死翳自斃意  
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苗上配作之  
翳上配屏之屏作并根出之夫人之為惡以自亡故  
以自死之木興之脩之平之脩治之也叢生曰灌  
行生曰剝故字謂脩治其叢剝使疏密正直得其  
宜此興乎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  
也檉楛檉河柳也 楛積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興養民也  
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灌剝至此言檉楛乃興  
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故以興民攘之剔之謂穿

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屢柘待用之木以興養育  
賢才也帝遷明德申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  
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申夷載路也申循順之義  
穿物一貫為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  
克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克塞也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  
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  
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  
省其山以見其所為之可以配天也帝省其山言  
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柞楫常木興民松柏



良材與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允潤澤興賢才  
 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為人君之德  
 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為人  
 君然其為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  
 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  
 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  
 也言王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  
 卒受天命興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  
 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  
 受天福祿保而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

忽逐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太伯之讓  
 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專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  
 其衷誠也猶其德音猶字之義疑是大也德音德  
 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  
 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  
 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為  
 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興王  
 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  
 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已能順道然後能使



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俾  
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  
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  
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  
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  
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  
黨比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  
徂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  
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  
順天征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

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  
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  
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  
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  
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  
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  
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舉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  
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  
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  
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



二程全書 卷之四十一 經說 四六  
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  
邑其德爲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上宇天下歸服  
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入如此帝謂文王子懷  
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  
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哉  
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  
末也其化之感入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  
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  
也民由之而不知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

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  
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  
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  
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  
王當謀與爾爲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  
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  
三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  
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按訟不服之狀  
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爾然  
後攻之崇侯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



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  
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  
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  
審重又為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  
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  
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  
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  
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弗  
第盛強之狀既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壯勇之  
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

謂縱攻也絕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  
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  
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  
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  
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及遠建都邑一併  
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經說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